



风光四季

# 滩涂蒿

孙成栋

吉洪俊 摄

含烟的海水,拥抱着,一片千年的月色。  
一瓣柔韧的叶子,轻轻划过传说,那位远道而来过客的心,被彻底搅乱。  
茫茫盐蒿,滩涂永恒的封面,不必动手,只须唤来春风,那帆翠便轻盈开来。接着,就可阅读粗犷又细腻的海之歌了。  
多少来去匆匆的寻梦者,沿着嫩蒿饱含新奇的视线,走向大海的潮头,走向盐花的源头,走向寂静的滩头,与那缕舷窗外的蔚蓝重逢。  
春宽梦窄。那个没有皱纹的黄昏,归巢的夕阳,落在盐蒿的叶尖上,划破了饱含汁液的相思,爆绽出满天的星星。  
与地气一起升发的蒿香,漫过夜色,洒落到鹤的呢喃里。晚潮的湿润气息,还未落尽鹿鹿轻匀的呼吸,苦楝树就举起铁骨一般的虬枝,搅动一阙从农谚里萌芽的词章,染红半天的云霞。  
黎明的脚步,在大海的莞尔里踟蹰,那曾经注满雁鸣的星星,化作盐蒿眸间的晨露。每一枚系着绿烟的露珠里,都滚动着一轮鲜嫩欲滴的骄阳。  
以晨风发酵音乐的天空,流淌着青草般萌发的忧郁。盐蒿将嫩绿的芽,在丰厚的腐殖土里磨亮,宛若轻擦于实际的绣花针,给滩涂绣出绵邈的生机。  
跃过沼泽的鹿蹄,踏碎一河带有斑纹的记忆,在沙洲聆听翠浪的旅途上,春天的羽翼丰满起来。待鸡鸣,在海天勾画丹青之时,拔节后的大地,是否绵延为布谷的枝条,蚯蚓的天空,蚂蚁的舞台,蜜蜂的村庄?  
盐蒿的微笑,在远方,随着衔泥的燕子而来。风雷雪雨的洗礼,让一种信念,渐渐接近高贵的蓝天,呈现出四季的颜色。一片叶,一星芽,一朵花,用整个生命的苦寂,来酝酿那枚丰腴的明天。  
心在滩涂安放,梦就在滩涂绽放。一缕亮色,在漫漫烟岚的包围中,如闪电一样短促,却唤醒了无数黑暗中的沉睡。  
那位少年,盐蒿一样青涩。仰望夜空,视野里没有一颗星星。心,却就此变得浩瀚。是谁,将河流与草场交给了岁月?堤边的草房子,孕育带着蒿香的灵魂。波动的翅膀,一直朝着远方荡漾。又一批种籽离家了,滩涂露出欣慰又疲惫的笑容。  
与海魂同源根系,将编织怎样的新的?那簇新绿,走在潮汐谱写的长路上,恰若一棵棵美丽的胡杨,在飞翔的土地上生长、衰老、涅槃、永存。  
盐蒿,脉管里奔腾着苦水的盐蒿,在盐碱里展开,一个不息的星球……

## 陈年旧事

# 我曾听过老红军李本云作报告

徐为富

1975年8月中旬,为了充实基层团组织的干部队伍,增强农村团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青团射阳县委员会在县五七干校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全县共青团干部培训班。我作为年轻的共产党员,又是刚毕业的高中生,在原通洋公社向阳大队支部的推荐下,参加了这期培训班。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培训班请了原合兴公社曹塘大队的老红军李本云,为学员们作了专场报告,我们真是受益匪浅。

报告会在县五七干校大礼堂举行。下午2时整,礼堂内座无虚席,还临时加了不少座位。李本云身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健步走上主席台,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我不识多少字,今天讲话没有完整的讲话稿,只有我自己写的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讲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今天向大家讲述的是我在长征途中亲身经历的事,希望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革命胜利的艰难。”接着,李本云就从红军长征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红军抵达陕北的过程。其中特别讲到红军战士勇敢战斗,不怕艰苦,不畏牺牲的故事。红军战士爬雪山,

过草地,吃野菜、草根、树皮和啃皮带等,讲得有声有色。讲到激动处,李本云站起来,挥舞手臂,声音宏亮,情绪激动。特别讲到红军队伍中很多年轻的革命战士血洒战场,万水千山埋下烈士忠骨时,他泣不成声。千余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讲演,思绪随着他讲话情绪而波动,不少人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李本云的报告讲得生动感人,听者犹如身临其境。这是我人生旅途中听到的一次最好的演讲。整个报告会大约三个小时,由始至终,气氛严肃,秩序井然,没有人随便讲话,更没有人中途退场。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然而,就像发生在昨天。李本云也已去世多年,但正是那次演讲,使我经受了灵魂的洗礼。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家乡务农,还是任农村基层干部,始终牢记李本云的教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勤奋工作。今天虽然已经退休,我仍继续发挥余热,为家乡的建设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力量。

体验还包括苦中取乐的劳作。尽管这次在老家时间并不长,但看着我爸拿起割菜籽的刀,我仍然强烈想体验一回。而这距离前一次握镰刀的记忆,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吧!我爸阻止了很久,但我还是成功地站在割菜籽的田间,我们在同一个起点,估摸了熟能生巧的过程,我占了四行,给我爸留了六行。  
三个小时的劳作,果真是手臂和腰都很酸。尽管我年轻,但还是没比过我爸的耐力。我们边割边聊天,回忆很多我小时候一起劳作的快乐和硕果。那样的时光,都成了倍感亲切的童年记忆。

老家的儿时,有取之方便的鱼虾,有劳作的田园,还有淳朴的邻居……

从我妈说起,总是给东家送豆,西家送菜,理由很简单:他家今年菜没长好,我们反正多;她家儿子喜欢吃这个瓜,送两个去,再说,以前人家还给我家孩子送桃吃呢!正因为如此,我这次回老家,不知道谁说了,城里没真正的土鸡蛋,我是回来拿鸡蛋的,结果,张奶奶端了十多只来,李叔送了三斤多,许婶把新鲜的鸭蛋也拿来了……我目测了一下,如果这次回城,光带蛋也得上百只喽!

在城里有时也找到儿时的零星记忆,可能是好不容易买到家乡的烧饼,或是家乡产的糖果,但怎么也找不到在整个辽阔大地上、在宁静村庄里那真正所拥有的儿时影子的回放。所以,我常常想回老家。城里找到的是偶然相似的物,而老家拥有的是至亲的爸妈,和能给我全部爱的他们。我带不走,只有常常回。

我想,回老家,回老家,回家,回家,就回到了儿时,找寻到天真烂漫的时光!

## 乡愁悠悠



# 回老家找寻儿时影子

殷海平

读汪曾祺的《人间滋味》:“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我仿佛又听见妈妈在老家开阔的平原大地上,举着手机在喊:“平儿呀,几时回来把土鸡蛋拿走,我怕日子久了坏掉呢!”

夏日的天,温度渐渐升高,为了家里的鸡蛋,我赶了数百里路,回了趟老家。  
老家的豌豆饱满,麦穗沉甸甸的,新蒜头已经离田……这是一年中第一个收获在即的季节,也是我喜欢的儿时时光。

老家门前屋后的河塘,水不是很深,挖泥鳅、捉鱼摸虾等,我们是常有的事,但我爸最擅长,因为我喜欢吃河鱼,感觉虽小但味道极鲜美,所以我爸捕得也勤。

这样随便就能取鱼的事,只有老家可以办到。所以常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那是快乐自由的体验。

## 家乡味道

# 至味疙瘩汤

耿鹤菊

看《板桥家书》,喜欢炒米和糊涂粥,温情、亲厚。炒米是“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糊涂粥是“暇日啜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

地域和岁月的缘由,炒米和糊涂粥我没吃过,但我觉得疙瘩汤也是这样的亲民温厚。疙瘩汤是家常味道,平民食物,味道简单,食材也简单。蔬菜、面粉、一点油、一点盐,两碗水,热腾腾,暖洋洋,暖身,暖心。

疙瘩汤食材简单寻常,做法也相当灵便,随你怎么发挥,万变不离其香香暖暖。我最早会做的饭就是疙瘩汤了。七八岁的样子吧,母亲去姥姥家,我和弟弟妹妹们在家,眼看中午了,母亲还没回来,便想着要给母亲一个惊喜,便带领姐妹做“疙瘩汤”。

我们三个蹲在厨房里,很郑重其事的样子。和好面

## 地名故事

# 上下王港摆渡口

陈必俊 陈德忠

上王港旧址位于海河镇陈墩村,西与阜宁县沟墩镇竖河村交界,东至老屋基。原下王港渡口旧址位于原王港村,在王港中心河西侧约30米处。  
清朝末年,有一姓王的人家迁移到这片土地上谋

生,王氏父子在沿海河南侧的两处港口建房落户,以摆渡和取鱼维持生活。由于海水水面较宽,同时东西几十里长的河道上没有桥梁,父子俩的两个渡口又相距较远,所以乘渡过河的人比较多。随着时间推移,王氏父子摆渡的港口也渐渐出名。因两个渡口摆渡的都姓王,过行人容易混淆绕道,后来人们就把西边一个渡口叫做“上王港”,东边一个渡口叫做“下王港”,上王港和下王港由此而得名。上王港旧址在阜宁县沟墩镇境内,下王港在射阳县海河镇境内,分属两个县。

## 时光流年

# 父亲的蓑衣

林金石

我家柴房的墙上,总挂着一件棕黑色的蓑衣。  
我虽不知这件蓑衣是从什么时候有的,但打我记事起,这件蓑衣就时常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时常挂在我家柴房的墙上,时常披在父亲的身上。

春天,春寒料峭,淫雨霏霏,父亲披着蓑衣,牵着他的耕牛出去了。待他回来时,母亲见了,心疼地说:“衣服湿了?赶紧去换掉!”可父亲笑了,拽了拽身上的蓑衣说道:“有它呢,没湿!”我不信,走过去看,果然,父亲的衣服一点都没有湿。说着,父亲从从容容,小心翼翼地脱下蓑衣,轻轻挂在柴房墙上。

夏天,艳阳高照,父亲披着蓑衣到田里开渠引水,禾苗有了水,于是变得更有生机了,变得翠绿了。可父亲却早已被汗水浸透。母亲说:“太阳这么毒辣,你应该歇歇。”父亲摇了摇头:“没事,有这个呢。我要是歇着,禾苗可就枯死了。”

秋天,当秋叶抖落一地金黄时,父亲还是披着蓑衣,拿起扁担到田里将稻谷、红薯、花生等一一挑回家,于是,家变得丰满了,殷实了。

冬天,寒风凛冽,雪花飘飞,父亲依然披着蓑衣出去了。当他回来时,肩上扛着一担沉重的柴禾。父亲把柴禾放下,母亲走过来慌忙说:“快,到里面泡泡脚暖暖身子,这么冷的天,明天就甭去了。”父亲却说:“有蓑衣,暖和着呢!”说着,抹了把额头。我和母亲凑过去看,父亲的额上有点点晶莹的汗珠。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父亲都披着他的蓑衣。父亲有了蓑衣,干起活来特别有劲儿。父亲就像蓑衣一样,朴素,踏实,默默无言,承受着岁月的挤压,直到挤出了褶皱,但他依然直着腰杆,一如既往地穿梭在岁月之中。而蓑衣,静静地为父亲遮挡日月,遮挡风雨,同时也为整个家,遮挡着所有的艰险困苦。

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如今,蓑衣早已被五彩斑斓的雨伞、雨衣所替代。渐渐地,蓑衣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有一年春天,天空下着冷雨,父亲还披着他的蓑衣去劳作。我感到很不自在,于是马上买了一件质量非常好的雨衣给他。可是,他仔仔细细地抚摸着那件蓑衣,就像抚摸着他的儿女一样。看着父亲,我不禁感到鼻子酸涩,一股热泪涌了出来……

原来,父亲早已把蓑衣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蓑衣,因为有了父亲而变得熠熠生辉,闪耀在每一个风吹雨打的日子里……



## 岁月痕痕

# 童年里的夏时光

王淑芹

岁月的风,掠过春天的路口,立夏牵着小满,芒种赶着夏至,绿意盎然的夏日悄悄悄来了。

童年的时候,家在乡下,夏季的时光藏在屋前屋后,草木葳蕤犹如绿色的画笔,写满田园青翠的诗意。一根根顶花带刺的黄瓜,挂在绿叶藤中,谱写着夏季青葱的诗意;园子里的几棵樱桃树,稀疏的叶子遮挡着一个个红樱桃,在阳光的照射下,金光闪闪,从远处看,真像一颗颗又大又圆的红玛瑙。

绿意盎然的菜园子里,仿佛节日一样:柿子提着红灯笼,丝瓜提着绿灯笼,茄子提着紫灯笼,将菜园子装扮得新年一样喜庆。

童年的夏天,我们最喜欢到田畦中,和那些挺着大肚皮的冬瓜与西瓜,比一比谁的肚皮大,然后就躺在茂密翠绿的西瓜地里,做一个童年香甜的梦。

我们家的门前有一个荷塘,这些粉红色的荷,绿叶婷婷,红绿相衬,清淡而美丽,在我多年向往的线装典籍中,如约而至,直达开启的心扉,成为我诗中 brightest 段落与章节。

面对这些洁白如玉的荷,我陷入了无尽的情思,听着荷花溅起的蛙鸣和喧闹,品味荷花摇曳的姿态与升腾,令人目不暇接的激情,令人流连忘返的情愫,那些花开花落的气息,那些错落有致的花间密语。

蝉是夏日乡村的歌者,用自己的生命将故乡的夏天歌唱。放学后我与弟弟拿着自制的“小笼子”到野外去捕蝉,是儿时不可或缺的乐趣。这时候就会想起罗大佑创作《童年》的那首歌: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夏天的傍晚,天慢慢黑下来,拿着收音机在村头的老榆树下,听刘兰芳说评书《岳飞传》与《杨家将》,村子里的人也都约而同来到树下,老人们轻摇蒲扇,女人们唠着家常。院子里飘来点点萤光,一闪一闪浮在草间,绕着葡萄藤架飞。我拿着蒲扇,满院子追着萤火虫扑打,捉到了便装在玻璃小瓶里,挂在蚊帐中。

光阴宛如一列火车,恍惚间呼啸而过。农村生活可以回乡体验,可童年时光只能留在记忆里。

